

法。

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，当编辑，每天都在阅读文学作品，自己也慢慢开始写小说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马林未必知道你成长时期吃过的苦头，那个是需要人亲身体验的。但是作为今天新时代的一个年轻读者，甚至包括90后、00后的读者，相信他们会知道你的作品好在哪里，因为他们读的就是现代文学叙事。

林白：对，如果还是原来那种写作方法，单线条、顺时针、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，我根本就不想写小说。但是，我写长篇小说，也不是非要搞一个结构新的小说，我想在我写的小说里，根据题材和主题，每一部小说，有新的尝试和可能，每次有不同的变化，能向前走几步。我一点都不想用原来的手法和方式，写那些长篇小说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所以《北流》这个作品写得那么长，写了快十年，有很多不同的修改版本，是一步一步到这个样子的。

林白：是一步一步到这个样子的，确实不是一下子设计出来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没想到，你会恢复写诗……60岁以后，通过写诗，你获得了写作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解放。

林白：1987年后，我就没怎么写过诗，一直写小说。写诗和写小说非常不一样。写诗比写小说更具神秘性，需要更强烈的情感激荡来启动。写诗需要速度，需要神灵的眷顾。能够恢复诗歌写作，这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。

重新写诗对我算得上是一次“炸裂式写作”，在我60多岁时突袭而至。



上图：林白近照。
摄影 / 覃宇

写诗灵感，完全是新冠病毒引燃，不得不写，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，总共写了300多首诗歌，不仅数量多，速度也快，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，数字超过了我此前全部诗作的总和。

我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，2005年搬到汉口，就住在距华南海鲜市场10分钟的发展大道荷花苑。整个新冠疫情期间，我在北京的家里，一直关注着武汉。每天听到种种消息，情绪翻滚，溢到笔尖。第一首《二月，所有的墨水不够用来痛哭》，本以为是一次性表达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起来打坐，双盘40分钟后，诗句又自然涌出。我把诗歌发给《收获》杂志，那段时间他们的公众号刚好也在推送诗歌，诗歌发表后，就转给一些朋友看。结果一半的人都表示反对我写诗，这反而刺激了我。

《收获》的微信公众号，连推

了我三次，每次都是上午写完，中午修改，傍晚发给他们，晚上就推出来了。我跟他们说，他们是三级火箭，把我发射上来了，然后我就高速运转，总是以为，第二天就没有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坐，打坐完了，句子就自然出来了。非常神奇。

第三首诗的诗名是《记录吧，你》：“二月的舌头已生锈/再不开口就来不及/记录吧，你/把诗忘掉”这首写完，人就比较顺畅了，进入诗歌的写作高潮期，之后的写作就变得自然了。

我武汉的作家同学，给我寄来Paperblanks（爱尔兰古典笔记本品牌）的本子，让我写诗。她说：Paperblanks号称自己的本子可以存放两百年，想象2220年人们发现你写的东西，像读历史一样读着诗稿。

我大概写了四十几首跟疫情密切相关的诗，到了后面，就彻底放开了，什么共享单车，题材五花八门，什么都可以写。我的外婆、作家略萨，去外地旅行，什么都可以写。连书桌上摆放多日后腐烂的苹果，都可以成为触动我写诗的（灵感）。

比如《苹果》这首诗，写它的那天早上我觉得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。这苹果就摆在我桌上，我就想这苹果陪了我好多天。没想到，这首诗很顺利，第一句就写出来了，“书桌上的苹果是最后一只”，一句接一句地跟着来，非常的畅快，写完之后自己知道这是一首好诗。有一种狂喜的感觉，晕眩感，在写这些小说中从未有过的状态，我想以后我就别写小说了，我要写诗。

我觉得写诗能提升人的精神层次，可以极大地激发精神能量。■